



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·出版扶持专项

新时期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 作品选集

哈萨克族卷

中国作家协会编

作家出版社



新时期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 作品选集

哈萨克族卷

中国作家协会编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·哈萨克族卷 / 中国作家协会编. -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14. 10
ISBN 978-7-5063-7500-9

I. ①新… II. ①中… III. ①少数民族文学-作品综合集-中国-当代 ②哈萨克族-少数民族文学-作品综合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92974号

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·哈萨克族卷

编者: 中国作家协会

责任编辑: 那耘 李亚梓

特约编辑: 张绍锋 郑函

装帧设计: 曹全弘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刷: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70 × 240

字数: 452千

印张: 27.75

版次: 2014年10月第1版

印次: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7500-9

定价: 35.00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序

艾克拜尔·米吉提

文学是心灵的桥梁，翻译是文学的桥梁。没有这两座桥梁，操着不同语言、生活在不同地域文化环境中的人们的心灵，就很难真正获得立体交叉式的沟通。由中国作家协会实施推进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，是一项宏大的国家文化项目。自 2013 年启动以来，正在分期分批陆续组织出版《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》及民译汉、汉译民作品系列。摆在读者面前的哈萨克卷，便是《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》成果之一。

哈萨克族 99% 的作家、诗人都在用母语创作。自改革开放之初，我就时常听到前辈和同辈哈萨克族作家诉说他们的夙愿，热切期盼他们的作品走向更为广阔的世界。而这部哈萨克卷所选取的作品，有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，以一首诗《从小毡房走向全世界》（常世杰译）享誉文坛的老诗人库尔班阿里的诗作，也有尼合迈德·蒙加尼、夏侃·沃阿勒拜、马哈孜·热孜旦等哈萨克族读者耳熟能详的代表性诗人的代表作品。

当然，这是一本混合卷，其中既有诗歌译作，也有小说和散文译作。窥斑见豹，可以大体上认知新时期以来哈萨克族文学发展轨迹。另一种文学和社会现象也包含在了这本选集中，即新时期以来出现的艾克拜尔·米吉提、叶尔克西·胡尔曼别克、哈依霞·塔巴热克、阿依努尔·毛吾力提



等直接用中文创作的作家诗人的作品也收录其中，可以让读者了解当下哈萨克文学基本轮廓。

文学创作翻译需要一支高水平的队伍来实现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，这本作品集不仅收录了老一辈哈萨克文学翻译家常世杰、姚成勋、张森棠、焦沙耶、张孝华等的译作，还收录了叶尔克西·胡尔曼别克、哈依霞·塔巴热克、阿里、韩玉文、金炳喆、哈那提古丽·木哈什、库拉西汉·木哈买提汗、波拉提·巴德力汗、星星、吉恩斯古丽等后起之秀的译作。令人欣慰的是，这些年轻的翻译家，大多是哈萨克族，且受过良好的中文教育，他们对中文亦能驾轻就熟。通过他们优美的译文，读者可以分享美的意境。如果细心关注不难发现，这些年轻的译者中，哈萨克族女性翻译家已占绝对比重。这一可喜的现象，在无声地宣示中国社会发展的步伐和一个民族文化地位的提升。无疑，文学是一个社会发展进步的催化剂，是一个人、一个民族提升综合素质的精神素养，更是一个国度建设文化强国的文化力量。

此为序。

2014年8月



目 录

序	艾克拜尔·米吉提 / 1
---------	--------------

小 说

努尔曼老汉和猎狗巴力斯	艾克拜尔·米吉提 著 / 3
枣红马	孔盖·木哈江 著 韩玉文 译 / 16
喜 事	阿维斯汗·努尔霍加 著 张森棠 焦沙耶 译 / 31
车 祸	艾克拜尔·米吉提 著 / 38
额尔齐斯河小调	叶尔克西·胡尔曼别克 著 / 56
长满蒿草的原野	夏木斯·库马尔 著 叶尔克西·胡尔曼别克 译 / 63
白 马	朱玛拜·比拉勒 著 叶尔克西·胡尔曼别克 译 / 81
如诉的琴声	贾合甫·米尔扎汗 著 星星 译 / 85
痛 悔	夏衣索勒坦·柯孜尔 著 叶尔克西·胡尔曼别克 译 / 92
魂在人间	哈依霞·塔巴热克 著 / 101
生 存	朱马拜·比拉勒 著 叶尔克西·胡尔曼别克 译 / 124
两头雄羊何时开战	乌玛尔哈孜·艾坦 著 叶尔克西·胡尔曼别克 译 / 144



- 盘山路 夏木斯·胡玛尔 著
波拉提·巴德力汗 译 / 189
- 往事 苏丹·张波拉托夫 著
库拉西汉·木哈买提汗 译 / 198
- 神井 夏依木拉提·哈木扎 著
哈依霞·塔巴热克 译 / 204
- 父亲 母亲 儿子 巴特尔汗·胡斯别克 著
哈那提古丽·木哈什 译 / 234
- 山村纪事 乌拉孜汗·阿合买提 著
叶尔克西·胡尔曼别克 译 / 247
- 居马别克老人 海若拉·巴彦巴依 著
玛依古丽·巴拉汗 玛肯·苏力坦哈力 译 / 322
- 昴宿星光 叶尔克西·胡尔曼别克 著 / 329

散 文

- 最后的猎人 努瑞拉·克孜汗 著
哈依霞·塔巴热克 译 / 355

诗 歌

- 我自豪地望着..... 库尔班阿里 著 常世杰 译 / 371
- 灰 雀 阿斯哈尔·塔塔乃 著
哈依霞·塔巴热克 译 / 375
- 月 夜 尼合迈德·蒙加尼 著
姚承勋 朱 曼 译 / 380
- 乌楞格尔湖（外一首） 杜坦·萨凯 著
叶尔克西·胡尔曼别克 译 / 382
- 同龄人 热依罕·依本 著
哈依霞·塔巴热克 译 / 385
- 大地母亲 胡里木汗·阿合买提 著
哈依霞·塔巴热克 译 / 387



不要为后代伤悲	夏侃·沃阿勒拜 著	
	哈依霞·塔巴热克 译 / 389	
喀纳斯湖	马哈孜·热孜旦 著 韩玉文 译 / 392	
草场拾零	艾提哈里·乌斯潘 著 张孝华 译 / 394	
人生之路	朱曼·阿布什 著 姚承勋 译 / 397	
繁 星	夏木西巴努·哈木扎耶娃 著	
	哈那提古丽·木哈什 译 / 400	
无 知	阿布旦拜·巴加依 著	
	哈依霞·塔巴热克 译 / 402	
关于“腐朽”的联想（外一首）	沙力·萨都瓦哈斯 著	
	姚成勋 译 / 405	
堂 姐	胡马尔别克·萨哈林 著	
	哈那提古丽·木哈什 译 / 409	
原谅我，亲爱的	扎哈拉·努尔得力 著	
	哈依霞·塔巴热克 译 / 412	
生活之歌	巴拉潘·热巴托夫 著	
	哈依霞·塔巴热克 译 / 415	
雨 神	朱玛德里·玛曼 著	
	哈那提古丽·木哈什 译 / 417	
原谅我 大夫（外一首）	扎达汗·蒙拜 著	
	叶尔克西·胡尔曼别克 译 / 420	
老人的祝词	哈布勒·依布拉依 著	
	哈那提古丽·木哈什 译 / 423	
吐尔宏遐想	别尔德别克·胡尔志海 著	
	达吾列提江·帕提克 译 / 426	
后 记		/ 428

小
说



努尔曼老汉和猎狗巴力斯

艾克拜尔·米吉提/著

努尔曼老汉患了失眠症，一件恼人的心事折磨得他头疼脑胀的。此刻，他思量着今夜雪势不大，天亮准停，明早狐狸的去向一清二楚，便是不可错过的狩猎妙机了，但是……嗨！巴力斯^①不在手上了嘛！有啥办法呢？为此，好久不能入睡。若是晴天，这阵也该三星西斜了。神秘的夜幕笼罩着大地，显得异常静谧，就连阿吾勒^②里的狗也不吠叫。努尔曼躺在床上静听了一会儿，似乎听到了窗外雪花沙沙落地的声音，心里怪痒痒的。他翻过身去，摸着嗡嗡作响的脑袋叹了口气：“唉……这个刘书记，怎么偏偏看中了我的巴力斯？”在他翻身的当儿，那张旧木床，吱吱嘎嘎地哼哼着，似乎理解主人此时的心境，柔声安慰起来。

努尔曼老汉今年六十高龄了，他一生都是与猎狗为伴，和狼狐熊豹打交道过来的。只要他三天不去打猎，就感到日子难度，甚至头痛病也会发作。这时，即使医生的药品对他也不见效，倘若带着猎狗出门转上一遭，哪怕碰不上一根兽毛，病也会神奇地好起来的。他对猎狗的爱，简直无法形容。就是在旧社会的苦难岁月里，他也总是饲养着一条瘦狗，与它相依为命……自从灯塔牧场成立打狼队以来，他就成了其中最积极的成员之一，曾经被评为

① 猎狗名。

② 哈萨克人的村庄。



全地区打狼除害模范，还荣获过一架半导体收音机的奖品呢！谁料前些年有人说打狼队“不务正业”，是“集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黑典型”，后来打狼队居然被取缔了，老汉的猎狗也被人偷去吃了。老汉对这些人的“革命行动”难以理解。他常常自问：“我的猎狗犯了什么罪呢？”

取缔了打狼队，草原上的狼害猖獗起来，伤害了牧场不少牲畜。努尔曼老汉看在眼里，疼在心里——作为在草原上生活了一辈子，尝受过草原上严寒的滋味儿，也沐浴过草原上温暖春光的老汉，懂得为养活一只羊，牧民要花费多少艰苦的劳动。他拿定主意，得想法子弄条好狗养起来。打狼队成立不了，哪怕自己一年打上三五只狼，也是消灭了一点儿狼害。要是有人说打狼是“走资本主义道路”，让他说去好了。现在为之痛惜的巴力斯，就是他打听了两三年，打听到邻县有位猎人要用猎狗换犏牛，努尔曼赶忙跨上枣骝马，吆赶着自家的黑犏牛，在马背上颠了两天才换回来的。

现在，阿吾勒里的大人小孩，无论谁在老汉面前一提及巴力斯，他都会坦率承认，自己一辈子没养过这么好的猎狗：“我说呀，你压根儿不知我那狗有多聪明。只要把它带到野外，在雪地里的一片杂乱兽迹中，它呀，总能嗅出哪个是最新的足迹。要是狐狸碰上它，就别想活着逃掉！”

最使努尔曼老汉难以忘怀的，还是那年夏牧场上发生的事了。

那是一个漆黑的夜。守夜睡着的努尔曼，被巴力斯一阵吠咬声惊醒。“糟糕，羊群遭了狼了！”他抄起身边的猎枪，打亮手电，喊了起来：“巴力斯，巴力斯，巴斯、巴斯^①！”没有巴力斯的吠声，只是隐隐约约地从离羊群不远的沟洼里，传来巴力斯的撕咬声。努尔曼立刻深一脚浅一脚地向沟洼扑去。电筒的光柱，终于落在沟洼里一团黑乎乎的东西上。努尔曼定睛看时，只见一只腹下垂着两排胀鼓鼓的乳房的母狼，巧妙地咬住了一只哈萨克羊的脖子，不住地用尾巴抽打着羊身，企图牵着肥羊溜掉；巴力斯狠狠扯住了母狼的咽喉，不让它逃脱。母狼恶狠狠地“哼哼”着，它的嘴已经僵了^②。巴力斯恼怒地“呜呜”着。那只不幸的羊，当见到人来时，居然求救似的挣扎着，悲哀可怜地“咩”了一声，肥大的羊尾巴紧张地摆了几下，掉下几粒粪蛋子来。凭着经验，努尔曼老汉明白了这条母狼只是想牵回只羊，让崽子们

① 唆使狗咬的口语。

② 当狼过分恼怒时，一经咬住，嘴就僵了。



学会下口吃羊的本事的。“哼，让你的孩子们尝尝这个该多好。”他朝着掌心啐了口唾沫，举起猎枪向母狼头上砸去，母狼哼了一声，软绵绵地躺倒了，可是巴力斯还不松口，直到努尔曼的枪托在母狼头上砸出血浆，母狼慢慢伸直了腿，巴力斯才丢下狼尸，摇晃着尾巴亲昵地嗅着主人身上的特殊气味。努尔曼满意地抚摸着巴力斯的头……

“唉，多好的一条狗，如今……有什么办法呢？那个刘书记怎么会偏偏看中了我的狗。到头来还反咬我一口，真气煞人！”一想起巴力斯，努尔曼老汉总要想起县委刘书记来，好像有一只小猫钻进他的心口，在那里不停地抓挠着……此刻，刘书记的笑脸浮现在努尔曼眼前——这事还得从一年前说起。

那正是牧区打草大忙季节。烈日高悬，炙烤着换了秋装的大地，远远望去，山根那片被开垦后弃耕的草原，缓缓升腾着的蜃气，活像冒起的缕缕青烟。从山谷中奔泻下来的溪流两旁，被钐镰刈倒的大片牧草，晒得枯黄，正散发着热烘烘的气味。

努尔曼扛着钐镰，落在人群后面，心痛地望着山脚下那一大片种了一年以后弃耕的黑黝黝的荒地，怎么也想象不出这里在几年前，还是一片绿茵茵的春秋牧场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你说干脆不用搞牧业了吧，上面下达的活畜收购指标和肉食上缴任务一年比一年大，可是牧业上的草场却被胡乱开垦后弃耕了。现在可好，既种不成庄稼，也放不了牛羊，看上去像个秃子的脑袋——光秃秃的，使人怪难受的。一旦刮起风来，尘土飞扬，天昏地暗。也不知是哪一个“聪明人”出的主意。老汉想着自己的心事，沿着被烈日烤灼得尘土飞扬的大道，慢慢走进阿吾勒。要在过去，每当走进阿吾勒，他的内心总是充满了激情——解放前，这里的面貌活像个麻子的脸——看不得。所以，老百姓才起名叫“期巴尔”。解放后，特别是灯塔牧场在这里建立，使期巴尔的容颜变得像个美丽的少女，让人越看越想看，越看越喜欢。然而这几年来，每当走进阿吾勒，一眼望见那场部旧址的残垣断壁（场部搬迁时，为了盖新舍，将这里的屋顶揭去了），心里感到无限惆怅：为什么灯塔牧场的命运就如此飘忽不定？你看先后换了三个县委书记、四个场党委书记，场址也先后搬迁六次。牧场所辖地盘，今天被划给那个公社，明天又归给这个公社，后天从另一个公社划给一个生产队……日子好像过一天算一天，连个饲草饲料基地都没有。今年春天里一场大雪成灾，吞掉了牧场一万多头牲畜，牧业上的一点油水，被县银行扣除了农业贷款；其余的春耕时也被农业队的



拖拉机吃光了。现在，这个公私合营牧场已经有几个月发不出工资了。对此，场领导无能为力，群众更是着急。可是，县上的几个主任、书记，说牧场是“老大难”单位，也不经常来。听说前些日子县上新来的第一把手刘书记到场部来过一趟，并作了一番指示，说要抓好批邓、反击“右倾翻案风”，这是当前的纲……也不知什么是“右倾翻案风”，不抓生产，老百姓吃什么，穿什么……努尔曼清清楚楚地记得，在土改、合作化、人民公社化时，县上也就三个领导——一位书记，一位县长，一位副县长。而且也没有小汽车。这几个领导总是骑着马，到全县各个角落里去亲眼看看下边的情况。那几个人一年还能到他家住上几宿。甚至在向冬、春牧场转畜的艰苦日子里，县上领导都是在马背上和牧民们一道冒着风雪赶着羊群。如今听说县上光小汽车就五辆，也没见哪个领导到他家来，哪怕喝上一口奶茶也好。他们偶尔到牧场来上一趟，也只从场部食堂吃上几个肉菜便回县上了。他想，这也许是沟坎绊不住马蹄，小汽车的四个轮子却过不了沟坎的缘故吧？

在努尔曼看来，解放二十多年，又经过“文化大革命”，牧场面貌应当有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了。可是灯塔牧场的面貌依然如故，甚至还不如五、六十年代的光景好，这不免使他沮丧。他常常猜想：我们这里是遥远的边疆，兴许中央还不知道我们这里的情况吧？或者又有什么人在那里使坏？……不过，有一点努尔曼是坚信不移的，那就是总有一天，这种状况会改变的。

当他无精打采地磨蹭到自家院门时，巴力斯从畜栏横杆下钻出来，摇头摆尾地迎接主人了。努尔曼收住疲惫的脚步，习惯地端详了一下：巴力斯白得像乳汁，尖鼻子四方嘴，胸脯似虎，腰细如蜂，浑身的短毛被阳光照射得像缎子一样闪闪发光。就连它那褐色的双眸里，也闪耀着通人情的爱的光。你看它好像在问：“我的主人，您累了吧？”“不，没有累，没有累，我立刻就能带你去追狐狸呢！”努尔曼摸着巴力斯的头，对它说起话来，“喂，好朋友！等打完草，咱俩得到草原上转转，看碰得上狼不。”猎狗好似听懂了主人的话，张开大口，鲜红的长舌镰刀般曲伸出来，哼了两声，在老汉面前一蹦一蹦地撒着欢。老汉觉得方才那阵的乏劲儿不知忽然间上哪儿去了。这是巴力斯的功劳，方圆多少阿吾勒，就努肯^①才有这样一条好猎狗呢！努尔曼老汉立即振奋起来了。他把钐镰往棚荫下一丢，兴冲冲地喊着：“老婆子，茶炊

① 努尔曼的自称。



烧开了没有？听见了没有！”说着，轻松愉快地走进屋来。

“阿塔，阿塔^①。”小孙子波拉提像个皮球跟着滚进门来。努尔曼把孙子抱上膝头，还没在花毡上坐定，忽然阿吾勒里由远而近响起汽车嗡嗡声。随着巴力斯的吠声，汽车到了他家门口，戛然而止。

“是哥哥的汽车！”波拉提拍着小手，从爷爷的膝头上弹出门去。努尔曼纳闷儿地问老伴：“咦，加尔肯不是昨天去独山子了吗？这可是哪来的车？”“狗才知道^②。你腿折了？不会出去瞧瞧。”老伴只顾埋头往餐巾里放煎锅饊、包尔萨克^③。

当努尔曼慢慢腾腾地出门看时，只见自家院门前停着一辆小汽车。巴力斯守在门口吠叫着。阿吾勒里的一帮小淘气，挤挤攘攘地把小汽车围得水泄不通。近邻的大人也都各自出了家门投来好奇的目光，有的已经向这里走来。小天使们这个摸摸车轮胎，那个摸摸车灯，有两个捣蛋鬼爬上叶子板，一个个乐得合不拢嘴。对他们这些山旮旯里的孩子们来说，能够亲手摸摸小汽车，也是极其荣幸的事哩！

努尔曼望着小汽车，心中闪过一个念头：“不用说，坐着小汽车来的肯定是些领导人物。这下可好，总算盼来了领导（还不知是哪儿的领导呢）。我非得把牧场的情况、群众的呼声好好向他们反映。”忽然，他发现小孙子手里拿着什么东西，正在往车身上起劲儿地画着圈圈。“哎，波克西^④。不要乱画！”他喊了两声，波拉提没有听见。努尔曼的喊声未落，只见满脸怒气的驾驶员，跳下车来照着波拉提的后脑勺给了一巴掌。老汉“嗯”了一声，波拉提一只小手摸着疼处，像个被人踢起的皮球，一下滚到爷爷背后，扯住爷爷的衣襟，指着驾驶员说：“爷爷，他打我了。”孩子们尖叫着：“快跑，司机打人喽！”四散逃开。要在平日里，谁敢动他的小宝贝一指头，老汉就敢和他闹翻。可是今天老汉也顾不得那许多了。因为这时小车上又下来两个人。从前车门上下来的，是一位个头不算太高，瘦瘦的中年人。看上去淡淡眉毛，长方白净的脸盘，在笑咧的两片薄嘴唇间，露着洁白的牙齿。一身铁灰色涤卡干部服，使他显得文质彬彬。从后车门下来的那个又高又胖的哈萨克汉子，

① 哈语，即爷爷。

② 相当于汉语的“鬼才知道”。

③ 煎锅饊：用煎锅烙出的面饼。包尔萨克：相当于汉族食用的油炸果子。

④ 波拉提的爱称。



却是他所熟识的县委翻译哈吉别克。哈吉别克满面红光油亮，浑身上下衣服紧绷绷的，似乎时刻存在着被他肥胖的身体撑破的危险。他一下车，就连小汽车也晃了一晃，如释重负。

“呦，刘书记来了！”人群中有人认出那位瘦瘦的汉族同志，便是不久前调至本县的县委书记。乡亲们纷纷拥上前来。

一看来者是刘书记，努尔曼热乎乎的心顿时凉了下来，“给这样的人反映问题白磨嘴皮。”他感到大失所望，这并非无缘无故。很早以前，草原上悄悄传开县上要来一位新书记的小道消息时，他就听说这位即将到职的书记，解放初在省财政厅当副科长，“三反五反”中成为“小老虎”，挨了整，被下放到地区。后来升任县委宣传部部长，往后更是飞黄腾达，当上了该县副书记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县上凡带“长”字的人，都被打成走资派戴了高帽，唯独他是给别人做高帽的。但在眼下，努尔曼又觉得不必因为虱子而赌气，把皮袄也丢进火里。努尔曼拉着孙子的手，迎了上去：“您好！刘书记。”

“加合斯嘛，阿合撒哈勒！^①”在众人之中，刘书记首先和努尔曼握了手，再与乡亲们一一握起手来。“不管别人说他有多坏，看来还知道尊重老人哪。”努尔曼望着刘书记的背影满意地点了点头。

“您好啊，努克^②阿合撒哈勒！”这时，哈吉别克过来握住老汉的手，将他拉到一旁。

“你好，哈卡^③！我以为这小车迷了路，才开到我们的阿吾勒呢，原来是你们呀。可是请原谅，你们的千里马却没法拴在我家的拴马桩上，哈、哈、……家里怎样，妻室儿女都平安吧？自己身体还胖吧？”

哈吉别克哧哧笑了起来：“好哇，一切都好，您没见我胖得走不动了吗？”

“我看你瘦了呢。”

“您真会开心。您自己身体可好？牲畜平安吧？您好啊大嫂！努克，刘书记是专程看您来的。”哈吉别克顺便小声告诉努尔曼。这事对努尔曼来说是意想不到的，老汉当即给站在门口的老伴使个眼色，老伴匆匆进屋去了。

① 加合斯嘛，阿合撒哈勒：您好，老人家。

② 努克：努尔曼的尊称。

③ 哈卡：哈吉别克的尊称。



待刘书记和乡亲们一一握过了手，努尔曼便喜出望外地将贵客引进院里。在他记忆中，近些年来，县委书记亲自到他这间土屋里来，还是头一回呢！努尔曼万万没有想到，刘书记身上还保有联系群众的好作风。消息灵通的哈萨克民间“无线电”呀，看来你的消息也不能让人相信了。那些关于刘书记的传说，看来都是些可恶的谣言和诽谤。世界上就是有这样一些靠造谣和诽谤度日的人嘛！他觉得，憋在心头的话，总算有处倾吐了。

“我们的场部是不是又要搬家啦？”“听说我们的夏牧场要给东风公社割去一块，是真事吗？”一些好凑热闹的邻居，七嘴八舌地提着问题，跟进院门。努尔曼欢欢喜喜地请他们一同进屋喝茶，却被哈吉别克婉言阻止了。他告诉他们：“刘书记坐车累了，现在需要休息，有事下午再谈。”

贵客们刚进院子，巴力斯摇晃着尾巴迎来。“这就是您的猎狗？”哈吉别克边问边躲着。“就是。你这人骆驼般大，怎么还怕它？猎狗是不咬人的。”努尔曼见他怕狗，觉得怪好笑的。“听说大象都怕耗子呢。”哈吉别克说着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最先抢进屋门。

努尔曼的老伴从滋滋作响的茶炊里倒着香甜的奶茶，布满皱纹的老脸上漾着笑意。贵客们喝着可口的奶茶，扯起了闲话。先是刘书记说了一番。努尔曼什么也没听懂，从刘书记时而伸出的大拇指来看，感到他在夸耀什么。哈吉别克立时译了过来，一辈子只顾打猎、放牧的老汉，这时才深深感到语言这东西原来如此伟大。什么人才会说几种话呢？像哈吉别克这样的人，别看长得跟狗熊一样笨，可舌头比燕子还灵巧呢……努尔曼想着这些，一时没有留心听哈吉别克的翻译。

“嗯……嗯……啊？麻烦你再说说，前边讲了些什么来着？我没有听真，请原谅，年纪大了，耳朵不大好使……”努尔曼赧颜地看了看刘书记。

“看您这个人，大嫂就坐在眼前，思想还抛锚，您怕是在想姑娘吧？啊？”哈吉别克笑着说。

“得得，少拿老汉逗乐，只管翻你的话吧。”努尔曼捋了捋八字胡，说。

哈吉别克朝着努尔曼老伴吐了吐舌头，转过头来，说：“是这样的，地委苏里堂书记到咱们县上视察工作来了……”

“哦，他来了？”努尔曼打断哈吉别克的译语，说：“喂，哈卡，这人是‘文化大革命’造反有功呀。我们哈萨克有句古语，‘一个不死，一个就无出头之日。’原来的王书记不打倒，他哪能当上地委第一书记？你说是吧，